

闲庭晚茶

在1930年的秋冬之交,一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在中华大地上悄然铺开。它从上海出发,穿越香港、汕头,深入闽西、赣南,最终延伸至江西中央苏区。这条交通线,水陆兼行,迂回辗转约3000公里,曲折隐秘,有着极大的迷惑性,不仅逃过了敌人的追查破坏,也成功连接了上海的党中央与赣南闽西苏维埃根据地。

从设立之初至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,这条交通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它护送200多位领导干部安全抵达中央苏区,运送了6000多担紧缺的物资和大量文件情报。在这背后,是无数交通员用生命和鲜血筑起的钢铁防线。当时,国民党当局实行白色恐怖,大肆搜捕、屠杀革命群众,对苏区“不给粒米勺水之接济,片纸只鸟之通过”。交通员必须穿越赤白交界

地区的重重封锁,还要躲过军警的盘查和暗探的追踪。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,挑选忠诚可靠、能担重任的交通员显得尤为重要。除了党龄长、政治坚定、斗争经验丰富等要求外,还有一个看似突兀的条件——“不说梦话”。

“不说梦话”貌似生活小节,但在保密工作中却具有重大意义。古今中外都有因说梦话而泄密的案例。三国时期,汉献帝将刺曹操的重任托付给车骑将军董承。不料董卓虎视眈眈,白天打盹时“衣带诏”掉出,被曹操安插在其身边监视的赵达发现。晚上董承酒后入睡,在梦话中又吐露了计划,赵达印证其怀疑后,立即上报曹操。据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载:“董承等谋泄,皆伏诛。”董承因此被灭了三族,他的梦话让一大帮人付出了惨重代价。另据盟军档案记载,二战时期,有一位英国间谍乔装成德国商人潜入敌后搜集情报,不慎被捕,但他坚称自己只是普通的商人,德国人无计可施。谁知这位被折磨得几天不能

不说梦话

□彭耕耘

睡觉的间谍,一被扔进囚室便昏睡过去。睡梦中,他用母语为自己辩白,因为讲的是英语,一下就暴露了身份,最终被处以极刑。

由此可见,不说梦话,对地下斗争是多么的重要。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将军胡宗南身边,与熊向晖、申健一同被周恩来称为“龙潭后三杰”的陈忠经,也深知“梦话泄密”的严重性,为此他休息时总是想方设法避开他人。有一次出差,敌人安排他和一位省党部的干部同住一室,而且一住就是3天。陈忠经怕自己不小心说梦话,硬是撑着不睡觉。第一夜,对方问他为何还不睡觉,陈忠经说自己还有报告要赶。到了第二夜和第三夜,他怕对方起疑,不得不躺在床上装睡,困倦之时,他就用指甲掐一下身体。用这种类似悬梁刺股的笨办法,确保不熟睡,就这样坚持熬过了3天。

正是靠着坚强的意志,陈忠经防范了说梦话泄密的风险。也正是靠着众多交通员的坚强革命意志,中央红色交通线才得以

始终安全通达。为了顺利带回物资,不少交通员挑上特制双层粪桶,底层夹带盐巴药品,上面是令人捂鼻的臭大粪,以此躲过敌人的盘查,有的交通员还假装抬棺人,用棺材运回物资。他们避开岗哨,翻山越岭,披荆斩棘,日夜兼程,一旦不幸落入敌人手中,他们就咬牙扛住威逼利诱与严刑拷打,宁死不屈及交通线的安全。为了护卫运送的电台等珍贵物资,交通员邹端仁及其六位兄弟子侄相继倒在红色交通线上,这“一门七忠烈”的鲜血染红了闽西土地。

这些连梦话都严防死守的交通员们前赴后继,不惧牺牲,不仅用鲜血守护着这条革命的生命线,也以生命托举起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。如今,这条苏维埃“血脉”已化作史册中的丹朱,革命者的守护奉献,将被人们永远铭记。

每日佳句

那些沉默的积累、反复的试错,并非征程的延缓,而是为最终绽放蓄力。

幸福讲义

品茶

□江月英

“茶者,南方之嘉木也”。闽南人嗜茶,早已融入日常,比如客至必奉茶,道别时会说一句“有闲来泡茶话仙”。每逢新茶上市,茶农茶友都要围坐斗茶,凭舌尖鼻端论香气、辨焙火,谈笑间皆是茶味。而我与茶的缘分,则藏在儿时父亲用大搪瓷杯泡的粗茶里,初尝只觉涩中带苦,后来却一记许多年。

上大学后,我愈加喜欢喝茶,那时父亲常把他舍不得喝的茶叶塞进行李箱,让我带回学校慢慢喝。每次备考夜读,我也要冲一杯茶相伴,不仅解乏提神,也消融思乡之苦。后来读了些有关茶的书籍,方知古人最初“吃茶”如药膳,唐宋煎茶点茶风雅至极,明清泡茶入寻常,陆羽、苏东坡、李渔等文人墨客则在茶香中寻得生命真谛。

刚参加工作那阵,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,偶尔得空带些好茶回老家与父亲分享,我都觉得格外开心。父亲泡茶自有一套流程,温盏、投茶、摇香、醒茶、冲泡、刮沫、出汤、分茶,每次看他行云流水的操作,我就感觉心情畅快。屋内茶香四溢,父亲时而啜茶,感叹茶味醇厚甘甜,时而跟我聊起泡茶的技巧,从茶叶、水质、水温、茶具,到每泡茶叶克数、冲泡秒数,他如数家珍。我常劝父亲别太节俭,要喝好点的“口粮茶”,他却不太在乎,只说享受喝茶的过程便是乐趣。想来确实如此,就像可以陪着父亲闲话茶事,慢饮一杯茶,对我来说,胜过无数幸福时刻。

真正对茶有较深接触和感悟,是前几年因为工作去了一趟茶园。那日伴着晨雾走进茶林,先是看见茶农指尖翻飞,熟练采下三叶一芽,而后又近距离观看了晒青、晾青、摇青、杀青、揉捻、初烘等制茶工序。我才懂得了一泡好茶的来之不易。原来新茶要泡出上好的滋味,就得“且将新火煮新茶”,用带火焰的炭火;还应“贵从活火发新泉”,用新鲜的泉水和流动的溪水当饮茶用水。我心想难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周末爬山品茗,运动、喝茶两不误,看来是在山林清风里,能品出茶叶最本真的鲜爽,也可以感受到慢下来的生活滋味。

享受喝茶,便不可一日无茶。去年装修新房,我特意将阳台打造成一方小茶室。纱帘半卷,暖阳微照,兰花疏影映茶盏,静坐窗前,独自品茶,看茶叶在壶中舒展沉浮,感受茶汤的滋滋味,内心也变得平静。茶分浓淡,知味便近人生。苏东坡笔下的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,道尽茶之真味,也是人生本相。茶汤涤尽岁月的沧桑,茶之回甘,非浅尝可得,须慢慢细品,想来初尝不知茶之味,再喝已是茶中人,大抵是因为阅历磨出了味蕾的通透,也沉淀了心境的淡然。茶汤凉了换温,日子旧了又新,所谓“活在当下”,或许就是捧起茶杯时的专注,品味回甘时的释然。

茶余饭后

买帽子

一对夫妻路过一间帽子店,决定进去逛逛。妻子试了几顶帽子都不合心意,最后把一顶帽子戴在头上对着镜子,她才满意地点点头。丈夫见状,赶紧对售货员说:“就要这顶,多少钱?”售货员看了一眼,说:“不要钱。”“怎么不要钱?”那位丈夫不解地问。售货员回答道:“因为那是你夫人的帽子,不是我们店里的。”

作对

父亲:“在古代,像你这个年纪早该会吟诗了。”
儿子:“别这么说,我也有擅长的事。”
父亲:“没错,你会跟我作对。”

变瘦了

顾客:“你们店里的这件T恤,质量实在太差,我才穿了两次,它就变宽松了。”
售后客服:“可能是您瘦了哦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提一盒暖意出门

□仇取

多,中午吃好下午才有力气干活。黄色层里的菜晚上吃,口味清淡一点,晚上别吃太油腻。”这几句话,母亲重复了无数次,我每次都回答:“知道了,记得清清楚楚呢。”但她仍不放心,生怕我搞错顺序,好像一个菜没吃就会发生不得了的大事。而我时常打开餐盒时一想起母亲的唠叨,总会觉得好笑又暖心。

去年公司搬了新址,因为休息室的微波炉没有到位,我很沮丧,心想这下没办法带饭了。没想到母亲又是第一时间找到对策,人手了一个插电加热餐盒,叮叮也随之换成了:“这个餐盒加热的时间久,要半个小时,你记得提前插上电,不然耽误吃饭。”怕我忘了提前插电加热餐盒,母亲还会提前发消息提醒,或是在餐盒上贴一张小纸条,写上加热时间和步骤,事事替我考虑得周全,半点不马虎。



(CFP图)

工作多年,我用的餐盒不断“升级”,母亲的叮咛也换了好几个“版本”,但每一口饭菜的滋味从未改变——那是融合着爱与关怀、牵挂与心疼的,深深的爱。

百姓纪事

周末打扫厨房,我清理出几个餐盒。它们的外观有新有旧,母亲见了,笑眯眯地感叹道:“没想到给你买的餐盒已经这么多了。”我听了这话不由得弯起嘴角,心里亦是感慨万千。

记得刚开始工作时,我嫌外卖不好吃,跟母亲吐槽了几次后,她提议:“要不你自己带饭吧?”“我哪有时间做饭呀。”听我这样说,母亲便说由她帮我准备,还打趣说一定好吃又健康。我欣然应允,于是一段从家带饭的旅程也就此开启。

起初,母亲准备的餐盒是普通的方盒子,选的材质是玻璃,因为她担心塑料盒加热后对身体不好。那个餐盒没有分格,母亲就装里面一半放米饭,另一半盛两道菜,出门时,她还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:“这个餐盒的玻璃厚,你要多热几分钟,一定把饭热透了再吃。”虽然经过漫长的通勤过程,餐盒里的饭菜带到办公室时早就变成“盖浇饭”,但味道不受影响,依旧十分美味。

除了正餐的饭菜外,母亲经常在装餐盒的袋子里放些“彩蛋”,比如一瓶酸奶或鲜榨果汁,有时是一颗新鲜的橙子或苹果。每天上午出门,我总是拎着母亲递来的袋子,跑去赶早高峰的公交车。往往到了午饭时分,我才会打开袋子取出餐盒,看母亲“投喂”了什么美食。那感觉如同拆盲盒,让人乐此不疲。身边的同事们见了都很羡慕,有人尝过母亲做的菜后还打趣说:“要不让我阿姨专职做职场人的工作餐吧,味道绝了。”我则是佯装为难地摇摇头,拒绝说:“这是自家的‘大厨’,恕不对外共享。”

后来,因为工作时常要加班,我回家吃晚餐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母亲便当机立断买了一个新餐盒,它有三层,颜色分为粉色、黄色和蓝色,每层还有格子,可以装入不同的饭菜。我心疼母亲做饭辛苦,跟她说明每天有两道菜就行,我中午和晚上吃一样的没关系。母亲却固执地认为两顿连吃同样的菜,容易心情不好,每次都坚持准备四道菜,还将它们整齐分装在餐盒的不同格子中。临出门时,母亲还要提醒我:“记着粉色那层是米饭,蓝色层里装的菜先吃,肉比较

抬头与低头

□张岩

字。于是拼命奔跑,眼睛紧盯前方的目标,却常常撞到路边的树,踩进坑洼的水沟,甚至忽略了身边伸来的手。

后来人到中年,我开始学会“低头”,懂得低头看清脚下路,体恤身边人,收敛锋芒,踏实做事,不再一味莽撞前行。只是时间一长,也忘了抬头看天是什么颜色,云往哪边飘。直到某日陪孩子出门,听他指着天空喊:“爸爸,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一只鲸鱼?”我才猛然驻足抬头,望见澄澈蓝天里,云朵舒展如鲸,心头瞬间松软,久违的轻盈感漫上来,才发现原来抬头看天的简单快乐,竟被我遗忘了许久。

如果说抬头,是对理想的凝视,是对远

方的向往,那么低头,就是对现实的承接,是对当下的专注。两者看似方向相反,实则共同构成行走的姿态。人生路上,抬头更像是精神的校准,它可以提醒我们,走得更远,别忘了为何出发。但如果没有低头的踏实,抬头所见也像是“空中楼阁”,没了落地的根基,再炽热的憧憬也终将沦为泡影。因此,以低头的沉稳托举抬头的高远,心中的目标方能步步扎根、向阳生长。

一味抬头,易成空想家,让人变得眼高手低,一事无成。而一味低头,则易成苦行僧,使人只见泥土,不见星辰。我们该懂得的是在适当的时候切换姿态,比如受挫时抬头看天,知天地广阔;得意时低头看地,

知自身渺小。或是困顿之时抬头,揽清风入怀解心忧;顺遂之时低头,怀谦卑之心稳步履。又或是迷茫之时抬头,循星光辨明前行路;笃定之时低头,凭实干筑牢脚下基。正如古人讲的“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人”,正是抬头与低头的至高境界,才对得起理想,也守得住本心。人生路上,既要敢抬头追光,也得肯低头耕耘。抬头是志,低头是行,抬头见天地,低头见自己,二者相济,方能在纷繁尘世中,既不失方向,也不失重心。

微观百态

修钟表的人

□孙福攀

假期出游时去逛了一趟钟表博物馆。一走进去就有种奇异的错位感,前厅是光可鉴人的智能腕表展厅,蓝光荧荧的屏幕里,数字跳得飞快,讲解员正热情地介绍着云同步与万年历。游人如织,喧声嗡嗡,汇成一股奔向未来的声浪,而我在后廊尽头停住了脚步,推开一扇厚重的橡木门,世界也仿佛倏然静了。

那间小小的工作间有些昏暗,一盏照明灯如陈年的琥珀,暖色灯光洒在那些栖于柜中、案上的钟表壳上,空气里还弥漫着一股混合着陈年铜锈、机油与尘埃的气味。一位修表师傅坐在窗边,面前是一张堆满工具与零件的旧木桌,他的背影佝偻,几乎与周遭的暗色融为一体,像一枚被遗忘在巨大钟壳里的沉默齿轮。

我走近后不敢出声,生怕惊扰了修表师傅,此时的他正用一套极精巧的镊子,专心修理一个黄铜机芯。他的眼眶上夹着一柄老式的修表放大镜,镜片后的眼睛瞪得很大,一眨不眨,仿佛所有注意力都集

中在那一点焦距上。他的手很稳,拿着镊子夹起一个比米粒还小、薄如蝉翼的铜制齿轮,正尝试将它归入那复杂得令人眩晕的齿列之中。修表师傅好像屏住了呼吸,胸膛也不见起伏,只有额角一滴将落未落的汗珠,映着窗棂透入的一线天光,微微发亮。那一刻,他看起来不像在修理物件,反倒如一位外科医生在进行精密的手术。终于,“咔”的一声响起,齿轮归位,修表师傅这才轻轻吁了口气,那气息还拂动了案上的一缕铜屑。

趁修表师傅休息的空当,我上前攀谈,才知他的手艺是家传的。在这个工作间里,他修复过现代的更漏、清代的苏钟,最多的还是早年间渡海而来的各式座钟与摆钟。他不仅能从齿轮的磨损里,“听”出上一个主人生活的节奏,还能从发条的残余力道里,“摸”出它停摆那一刻的光景。听说修表师傅还曾修复过一座法国琅琅金座钟,被送来时,那座钟的内部机芯已经锈蚀缠结,如同一团枯

萎的藤蔓。他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清洗、补缺、调校,才让那座“沉睡”了百年的钟摆再次摆动。

前来参观的一位年轻人,凑过来询问:“老师傅,您修这些老古董,有什么用呢?”修表师傅摘下放大镜,沉默片刻,才笑着回答道:“这些老钟装着过往的时光,修好它们,就是让那些停住的日子,再响一回呀。”起初我不甚明了,后来,在一个疲惫的深夜,又想起那间安静的修表工作室,想起老师傅不紧不慢、从容修表的身影,我才有些明白了他话里的深意。如今我们追逐效率,崇拜速度,却渐渐在信息的洪流与忙碌的工作中,忘却了慢下来感受时光的重量,也弄丢了与一物一事长久相守的耐心。而那位修表师傅



(CFP图)